

吳越 評水滸



下

施耐庵 原 著

吳 越 改編評注



I207.412/7

:2

2007

吳越 評水滸



下

施耐庵 原 著

吳 越 改編評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作者简介

吴越，原名吴佩珏，1932年出生，浙江省缙云县人。一生只有两大爱好：读书、写书。共写有文学作品24本，代表作是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畅销70万套。年近耄耋，不知老之已至，仍笔耕不辍。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普作协荣誉委员、浙江省缙云县文联名誉主席。更多信息，请参看吴越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wuyue/>

目 录

CONTENTS



名著也可以重新评价(代序)	韶华	1
导 读 《水浒传》究竟是一部什么书		1
一 宋江其人水浒其事		3
二 繁荣其表危机其里		8
三 八百里水泊梁山在何处		12
四 《水浒传》人物及故事的形成		14
五 罗贯中与《水浒传》无关		19
六 民族励志书:今天如何读《水浒传》		27
七 几点说明		31
楔 子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1
第一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14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40
第三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57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73
第五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87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98

第七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113
第八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122
第九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137
第十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147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157
第十二回	青面兽北京斗武	急先锋东郭争功	169
第十三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178
第十四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192
第十五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203
第十六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221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236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249
第十九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264
第二十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280
第二十一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295
第二十二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307
第二十三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328
第二十四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二郎	357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366
第二十六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382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393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402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413
第三十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424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438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457

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469
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483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500
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512
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527
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541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560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572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589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身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603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621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634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店	651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665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	679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688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701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713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赐	柴进失陷高唐州	729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741
第五十三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754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765
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776
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788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800
第五十八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813

第五十九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826
第六十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841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857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875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885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896
第六十五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908
第六十六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918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932
第六十八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946
第六十九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958
第七十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967



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话说那黄信上马，手中横着这口丧门剑；刘知寨也骑着马，身上披挂些戎衣，手中拿一把叉；又一百四五十军汉寨兵，各拿着刀枪棍棒，带着短刀利剑；两下鼓，一声锣，解着宋江和花荣往青州走。

众人离开清风寨，走不过三四十里路，见前面一座大林子。刚走到那山嘴边，寨兵指着说：“林子里有人窥望！”都站住了脚。黄信在马上问：“为什么不走了？”军汉回答说：“前面林子里有人窥看。”黄信吆喝说：“别睬他，只管走！”【黄信作为地区剿匪总头目，怎么就没有一点儿敌情观念？再说：他自称“镇三山”，至少应该对清风山的“匪情”有一点点了解吧？】看看逐渐靠近林子，只听得当当地二三十面大锣一齐响了起来。【太夸张了！两国在边关作战，也不过这个阵势！】那些寨兵都慌了手脚，只想逃走。黄信大喝一声：“站住！都给我摆开。”又叫：“刘知寨，你看着囚车。”刘高在马上答应不得，只知道念佛：“救苦救难天尊！哎呀呀！十万卷经！三十坛醮！救一救！”惊得脸如成精的冬瓜，一会儿青，一会儿黄。

黄信终究是个武官，有些胆量，拍马上前一看，只见林子四边，齐齐地涌出三五百个小喽啰来，一个个身大力壮，都是面目凶恶，头裹红巾，身穿衲袄，腰悬利刃，手执长枪，把一行人团团围住。林子中跳出三个好汉来，一个穿青，一个穿绿，一个穿红，都戴着销金万字头巾，各挎一口腰刀，使一把朴刀，挡住去路。中间是锦毛虎燕顺，上首是矮脚虎王英；下首是白面郎君郑天寿。三个好汉大声吆喝说：“来往的，到这里都给我站住脚，留下三千两买路黄金，让你们过去！”黄信在马上大喝说：“你们那厮不得无礼！‘镇三山’在此！”三个好汉瞪着眼大喝说：“你就是‘镇万山’，也要三



千两买路黄金。没有就不放你过去!”黄信说:“我是上司取公事①的都监,哪有什么买路钱给你!”【这话说得弱智,不像是个“剿匪”的官员。】那三个好汉笑着说:“别说你是一个都监,就是赵官家②御驾经过,也要三千贯买路钱,要是没有,就把公事人③当在这里,等你取钱来赎!”黄信大怒,骂说:“强贼!怎敢如此无礼!”喝叫左右擂鼓鸣锣。黄信拍马舞剑,直奔燕顺。三个好汉一齐挺起朴刀来战黄信。

黄信见三个好汉合力来战他,在马上和他们斗了十几合,一个人怎么挡得住他们三个?看看刘高,在瑟瑟发抖,见了这个阵势,只想逃走。黄信怕被他们三个拿住,坏了名声,【只怕不单单是“坏了名声”,连性命恐怕都难保。】只得一骑(jì)马,扑喇喇跑回旧路。三个头领挺着朴刀赶去。黄信哪里顾得了众人?【就这样的武艺,也要吹自己是“镇三山”!快把诨名改了吧!】独自飞马奔回清风镇去了。

众军汉见黄信回马,发一声喊,撇了囚车,都四散走了,只剩下刘高。他见势头不好,慌忙勒转马头,连打三鞭。那马正要跑,被小喽啰拽起绊马索,把刘高的马掀翻,倒撞下来。众小喽啰一齐上前,拿了刘高,抢了囚车,打开车辆。花荣已经把自己的囚车掀开了,跳了出来,把缚索都挣断了,急忙打碎那一辆囚车,救出宋江来。【几百名小喽啰都干什么去了?要花荣自己掀开囚车?大概是作者要显示花荣的武功本事吧!】那几个小喽啰,已经反剪了刘高,又去抢他骑的马,还有三匹驾车的马。当时就剥了刘高的衣服,给宋江穿了,把马先送上山去。这三个好汉同花荣以及小喽啰们把刘高赤条条地绑了押回山寨去。【正月天气,不杀也冻个半死了。】

原来,这三位好汉因为不知道宋江的消息,差几个能干的小喽啰下山,去清风镇上探听消息。听人传说:“都监黄信,擲盞为号,拿了花知寨和宋江,用陷车装了,正要解往青州去。”赶紧回来禀报三个头领。三个头领立刻带了人马,赶到大路前面来,截住了去路;小路也差人伺候着。因此救了宋江他们两个,还拿住了刘高,一起回山寨来。

当夜上了山,已经是二更时分,大家都到聚义厅上相会。请宋江、花

① 公事、公事人——这里都指案犯。

② 赵官家——官家指皇帝。宋朝皇帝姓赵,所以叫“赵官家”。这是当时民间的说法。

③ 同①。



荣当中坐定，三个好汉对席相陪，备酒食管待。燕顺吩咐：“孩儿们，各自都去吃酒。”花荣在厅上感谢三个好汉说：“花荣和宋江哥哥，全靠三位壮士救了性命，报了冤仇，此恩难报！【剿匪军官，如今只好向土匪投降，真正成了“官匪一家”了。】只是花荣还有妻小妹子在清风寨中，必然被黄信擒捉，怎么才能救得？”燕顺说：“知寨放心：料想黄信不敢就拿恭人；要是去拿，也要从这条路经过。明天我们弟兄三个就下山去取恭人和令妹来还知寨。”当时就差小喽啰下山去探听。花荣道谢说：“深感壮士大恩！”

宋江就说：“给我把刘高那厮押上来。”【到了土匪窝里，宋江的腰板硬了，胆子也大了，不是在刘高大寨里的那副可怜相了。】小喽啰押了刘高上来，燕顺说：“把他绑在将军柱上，剖腹取心，给哥哥庆喜。”花荣说：“我亲自下手割这厮！”宋江就骂：“你这厮，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怎么听信那不贤的妇人，苦苦地要害我？今天擒来，还有什么话说？”【刘高和宋江之间，不存在私人恩怨。一个是专门防盗剿匪的地方军司令，一个是和土匪强盗有勾搭的杀人逃犯。刘高要抓宋江，是公事公办，名正言顺，不抓就是徇私渎职。】花荣说：“哥哥问他做什么！”举刀在刘高的心窝里一剜，挖出那颗心来，献给宋江面前。小喽啰把尸首拖到一边去。

宋江说：“今天虽然杀了这个滥污匹夫，还有那个淫妇不曾杀掉，【刘高老婆，怎么又成了“淫妇”了？】不能出那口怨气。”王矮虎就说：“哥哥放心，我明天就下山去拿那妇人，这一次还得我来受用。”众人都大笑。当夜饮酒罢，各自歇息。

第二天，商议怎么攻打清风寨。燕顺说：“昨天孩儿们走得辛苦了，今天歇他一日，明天一早下山去也不迟。”宋江说：“也说得是。正要將息得人强马壮，不在匆忙间。”

不说山寨整点军马，准备启程。且说都监黄信一骑马奔回清风镇上大寨内，就点寨兵人马，紧守四边栅门。黄信写了申状，叫两个寨兵头目飞马禀报慕容知府。【不知道是从哪条路走的，居然没被清风山人截住。】知府听说是飞报来的紧急军情公务，连夜升厅；看了黄信的申状：“反了花荣，勾结清风山强盗，清风寨时刻不保！事在紧急，早遣良将，保守地方！”知府看了大惊，就差人去请青州指挥司、总管本州兵马秦统制，急来商议军情重事。



那青州指挥司统制，山后开州^①人氏，姓秦，名明。因为他性格急躁，声若雷霆，以此人都叫他“霹雳火”秦明。祖先是军官出身。使一条狼牙棒，有万夫不当之勇。【从后文看，此人有勇无谋，当个大将也许还可以，当个指挥官，却实在不行。】那人听得知府有请，就到府里来见知府。各施礼罢，慕容知府拿出黄信的飞报申状来，给秦统制看了。秦明大怒说：“红头子^②敢如此无礼！不用公祖^③忧心，不才立刻就起军马。不拿了这贼，誓不再见公祖！”慕容知府说：“将军要是迟慢，恐怕这厮们去打清风寨。”秦明回答说：“这种事情，怎敢迟误！今夜连夜就点起人马，明天一早就走。”知府大喜，忙叫安排酒肉干粮，准备明天一早去城外赏军。秦明听说反了花荣，愤怒地上马，奔到指挥司里，点起一百马军，四百步军，都叫出城去取齐，【不知道是什么兵法，夜间点齐人马，连夜出城去等候启程。这一夜，就不睡觉了？可见是个草包！】准备起身。

慕容知府先派人在城外寺院里蒸下馒头，摆下大碗，烫下酒，每一个人三碗酒、两个馒头、一斤熟肉。刚备办完了，就望见军马出城，【不是都在城外“取齐”了么，怎么又有“军马出城”？大概只是秦明和他的亲兵吧？】引军红旗上大书：“兵马总管秦统制。”慕容知府望见秦明全副披挂了出城来，果然英雄无比。【英雄无比不是从外貌上看的，要看实战。】秦明在马上，见慕容知府在城外赏军，慌忙叫军汉接了军器，下马来和知府相见。施礼罢，知府把了盏，祝愿说：“旗开得胜，早奏凯歌。”赏军之后，放起号炮，秦明辞了知府，飞身上马，摆开队伍，催趲军兵，大刀阔斧，直奔清风寨去。——原来这清风镇在青州东南方，【直到这时候，才说出清风山的具体位置。要按这样说，宋江从沧州到清风寨来，应该先过青州。】从正南取清风山比较近，可以早到山北小路。

清风山山寨里的小喽啰们探听到这个消息，报上山来。山寨里众好汉正要去打清风寨，听探子报说：“秦明引兵马到来！”都各骇然，面面相

① 开州——金皇统四年(1144)置开州，属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管辖，在这以前，唐代称澶州，宋代徽宗年间称开德府，府治在今河南濮阳。施耐庵是按照他当时(元朝末年)的地理概念写的。

② 红头子——指土匪。因为当时的土匪大都用红绸子包头。

③ 公祖——也叫“祖公”，是州府的属员对知府的尊称。



觑。花荣就说：“你们众位都不要慌。自古‘兵临告急，必须死敌’。叫小喽啰吃饱了酒饭，只要依着我的话做：先用力敌，后用智取。如此如此，好么？”【正规军的将领当了土匪，必然比土匪厉害。何况花荣对秦明的脾性了如指掌，正好对症下药，给以致命的一击。】宋江说：“好计！正要这样办！”

当天宋江、花荣先定了计策，就叫小喽啰各自去准备。花荣选了一骑好马，一副衣甲，弓箭铁枪都收拾了，等候着。

再说秦明领兵来到清风山下，离山十里下了寨栅，第二天五更造饭，军士们吃罢，放起一个信炮，直奔清风山去。拣空阔去处，摆开人马，擂起战鼓。【秦明是个草包司令。征剿草寇，不同于两军对垒。出兵之前，居然不知道先哨探山寨虚实，然后根据敌方情况制订作战计划，竟敢贸然挥军前进，不是自取灭亡么？——当然，实际上不是秦明不会打仗，而是施耐庵不会打仗；或曰：施耐庵不想让他会打仗。不然，秦明不是全军覆没，而是大获全胜，下面的故事怎么写？】只听见山上锣声震天响，飞下一彪人马来。秦明勒住马，横着狼牙棒，睁眼一看，【难道原来闭着眼睛吗？】见是众小喽啰簇拥着小李广花荣下山来了。到了山坡前，一声锣响，列成阵势。花荣在马上擎着铁枪，朝秦明唱个喏。秦明大喝说：“花荣！你祖代是将门之子、朝廷命官。叫你做个知寨，保一境地方平安，食禄于国，有什么亏待你的？却去勾结贼寇，反叛朝廷！如今我特地来捉你！懂事的快下马受缚，免得我腥手污脚。”花荣陪着笑说：“总管听禀：量花荣怎肯反叛朝廷？实在是被刘高这厮无中生有，官报私仇，逼迫得花荣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暂且在这里躲避。请总管详察解救。”秦明说：“你不下马受缚，更待何时！还在这里花言巧语，煽惑军心！”喝叫左右两边擂鼓。秦明抡动狼牙棒，直奔花荣。花荣大笑说：“秦明，你这人原来不识饶让！我念你是我的上司官，不便擒你，你以为我真个怕你么！”说着，纵马挺枪，来战秦明。两人交手，斗到四五十合，不分胜败。花荣再斗了许多合，卖个破绽，拨回马，就往山下小路败走。

秦明大怒，赶了去。花荣把枪在了事环^①上带住，把马勒定，左手拈起弓，右手拔箭；拽满弓，扭过身躯，望秦明盔顶上只一箭，正中盔上，射落斗来大那颗红缨，却像是报个信给他。【也的确是“报信”。如果花荣真要射他，秦明恐怕已经没命了。】秦明吃了一惊，不敢再向前追赶，只得拨回马头，正要赶杀

① 了事环——马鞍前方的铁环，可用来扶手并放置兵器杂物。

众人，却见他们一哄地都上山去了。花荣从别的路，也转上山寨去了。

秦明见他们都走散了，心中越怒，说：“可恼这些草寇无礼！”喝叫军士擂鼓，找路上山。

众军士齐声呐喊，步军先冲上山去。转过两三个山头，只见上面滚木、礮石、灰瓶、金汁^①，从险峻处打了下来，上前的退后不迭，被打倒了三五十个，只得再退下山来。秦明怒极，带领军马绕下山来，寻路上山。找到午牌时分，只见西山边锣响，树林丛中闪出一队红旗军来。秦明急忙引了人马赶去，锣也不响，红旗都不见了。秦明看那路，又没正路，只是几条砍柴人踩出来的羊肠小道；却又用乱树杂木交叉地挡了路口，不能上去。正要差军汉开路，只见军汉来报说：“东山边锣响，一阵红旗军出来了。”秦明引了人马，飞也似奔过东山边来看，锣也不鸣，红旗也不见了。秦明纵马去四下里找路，都是乱树杂木塞断了砍柴的路径。只见探事的又来报说：“西边山上锣又响，红旗军又出来了。”秦明拍马再奔西山边去看，又不见一个人，红旗也没了。秦明怒极，恨不得把牙齿都咬碎了。正在西山边气愤愤的，又听得东山边锣声震天价响。急带了人马赶过东山边去看，又不见有一个贼人，连红旗都不见了。秦明怒挺胸脯，又要赶军汉上山寻路，只听得西山边又发起喊来。秦明怒气冲天，大驱兵马投西山边去，山上山下一看，并不见一个人，秦明喝叫军汉两边寻路上山。数内有一个军人禀告说：“这里都不是正路；只有东南上有一条大路，【应该就是花荣下山来迎战的那条路，秦明难道就忘记了？】可以上去。要是只在这里寻路上去，唯恐有失。”秦明听了，就说：“既然有那条大路，连夜赶过去！”就驱一行军马，奔东南角上去。

看看天色晚了，走得人困马乏；巴到了那山下，正欲下寨造饭，只见山上火把乱起，锣声乱鸣。秦明转怒，引领四五十马军，跑上山去。又被山上树林内的乱箭射下来，射伤了好些军士。秦明只得回马下山，叫军士只顾造饭。刚举火点着，见山上有八九十把火光呼风唳哨地下来。秦明急忙引军去赶，火把一齐都灭了。当夜虽然有月光，却被阴云笼罩，不太明朗。秦明怒不可遏，就叫军士点起火把，烧那树木。只听得山嘴上鼓笛之声。秦明纵马上去看，见山顶上点着十几个火把，照见花荣陪着宋江在上

① 金汁——熔化了的金属。一说是粪汁。



面饮酒。秦明看了，心中没处出气，勒住马在山下大骂。花荣笑着回答说：“秦统制，你不必焦躁。请回去歇着，我明天再和你拼个你死我活的输赢吧。”秦明怒喊：“反贼！你下来，我现在就和你拼个三百合再说。”花荣笑着说：“秦总管，你今天劳顿了，我就是赢了你，也不算强。你先回去，明天再来。”秦明越怒，只管在山下骂。本想找路上山，又怕花荣的弓箭，因此只在山坡下骂。

正叫骂间，只听得本部下军马发起喊来。秦明急回到山下一看，只见这边山上，火炮、火箭，一齐烧了下来；背后二三十个小喽啰做一群，用弓箭在黑影里射人；众军马发声喊，一齐都拥过那边山侧深坑里去躲。这时候已经是三更时分，众军马刚躲过了弓箭，又齐声叫苦：原来上流头滚下水来，一行人马却都在溪里，各自挣扎性命。能爬上岸的，都被小喽啰用挠钩搭住，活捉上山去了；爬不上岸的，全淹死在溪里。

秦明怒得脑门都要碎了，看见侧边有一条小路，秦明把马一拨，抢上山去。走不到三五十步，连人带马滚下陷坑里。两边埋伏下五十个挠钩手，把秦明搭了起来，剥了浑身衣甲、头盔、军器，拿条绳索绑了，把马也救起来，都解上清风山去。

原来这圈套都是花荣的计策：先让小喽啰或在东，或在西，引诱得秦明人困马乏，策立不定；预先又用布袋填土挡住小溪上游的水，等候夜深，用箭把秦明的人马都赶进干涸的溪里去，上面却放下水来。那湍急的流水，把军马几乎都结果了。秦明带出来的五百人马，一大半淹死在水中，都送了性命；生擒活捉了一百五七十人，夺了七八十匹好马，不曾逃得一个人回去。最后在陷马坑里活捉了秦明。

一行小喽啰把秦明解到山寨里，已经是天明时候。五位好汉坐在聚义厅上。小喽啰绑着秦明，解到厅前，花荣见了，连忙跳离交椅，接下列来，亲自解了绳索，扶上厅来，低头拜在地下。秦明慌忙答礼，说：“我是被擒的人，由你们碎尸而死，为什么还来拜我？”【为什么拜你，还不明白么？这些将军，说话都是一个调调儿，都这样弱智！】花荣跪下说：“小喽啰不识尊卑，误有冒渎，望乞恕罪！”随即取锦缎衣服给秦明穿了。【不还他原来的衣甲，另有用处。】秦明问花荣：“这位为头的好汉是什么人？”【居然称“好汉”，连“匪首”两个字都不敢说，什么将军！】花荣说：“这位是花荣的哥哥，郓城县的宋押司、讳江的就是。这三位是山寨之主：燕顺、王英、郑天寿。”秦明说：



“这三位我当然晓得；这位宋押司，莫不是叫做‘山东及时雨’的宋公明么？”宋江回答说：“正是小人。”秦明连忙下拜说：“闻名久矣，不想今天得会义士！”【已经看出宋江在山上是个“大首领”的地位，当然是清风山的匪首无疑了。一听说此人就是宋江，不但改口称他是“义士”，居然还下拜。也不知道他这个“朝廷命官”是怎么当的。】宋江慌忙答礼不迭。

秦明见宋江腿脚不便，问：“兄长的贵足怎么不便？”宋江就把自从离开郓城县起头，一直讲到被刘知寨拷打的故事，详详细细对秦明说了一遍。秦明直把头来摇，说：“要是只听一面之词，误了多少事情！容秦明明天回州去，【已经被擒，居然还想到“明天回州去”。有这样的把握？有这样的脸皮？你可是把五百人马全军覆没的败将啊！】对慕容知府说明此事。”

燕顺留秦明在山上住几天；随即杀羊宰猪，安排宴席。拿上山的军汉，都关在山后房里，也给他们酒食管待。秦明吃了几杯，起身说：“众位壮士，既然你们有这样的好情分，不杀秦明，就还了我盔甲、马匹、军器，让我回州去吧。”燕顺说：“总管错了！既然你引来的五百青州兵马都没了，怎么能回州里去？慕容知府能不追究你的罪责？不如暂且在荒山寨住几时。小小山寨，本不堪歇马，暂时在这里落草，大秤分金银，整套穿衣服，不强似受那大头巾的气？”秦明听了，就下厅去说：“秦明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朝廷叫我做到兵马总管，兼统制使官职，又不曾亏了秦明，我怎肯做强人，背叛朝廷？你们众位要杀，就杀了我！”【这两句话，也还像话。】花荣赶下厅来拖住说：“兄长息怒，听小弟一言。我也是朝廷命官，无可奈何，被逼得如此。总管既然不肯落草，怎么敢逼你随顺？只请少坐，等宴席终了，小弟讨衣甲、头盔、鞍马、军器，归还兄长。”

秦明哪里肯坐。花荣又劝：“总管劳神费力了一日一夜，人尚且受不了，那匹马怎能不喂饱了去？”秦明听了寻思：“也说得是。”再上厅来，坐了饮酒。那五位好汉轮番把盏，赔话劝酒。秦明一则困极，二则众好汉频频相劝，开怀吃得大醉，扶进账房里睡了。这里众人自去行事。不在话下。

秦明一觉直睡到第二天辰牌方醒。跳了起来，洗漱罢，就要下山。众好汉都来相留，说：“总管，请吃过早饭再动身，送你下山去。”秦明是急性人，就要下山。众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取出头盔、衣甲，给秦明披挂了，叫人牵过那匹马来，捧着狼牙棒，先在山下伺候。五位好汉都送秦明下山，相别了，交还马匹、军器。秦明上了马，拿着狼牙棒，趁天色大明，离



了清风山，上路飞奔青州去。

到了十里路头，已经是巳牌前后，远远地望见烟尘乱起，却没有一个人来往。秦明见了，心中有八分疑忌，跑到城外一看，这里原来有几百户人家，都被大火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烧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秦明看了大惊。打那匹马，从瓦砾场上跑到城边，大叫“开门”。只见城边吊桥高高拽起，城墙上摆列着军士、旌旗、滚木、礮石。秦明勒住马，大叫：“城上放下吊桥，度我入城！”城上早有人看见是秦明了，就擂起鼓来，大声呐喊。秦明叫喊说：“我是秦总管，怎么不放我进城？”只见慕容知府站在城上女墙边大声吆喝说：“反贼！你怎么不识羞耻！昨夜引人马来攻城，把许多好百姓都杀了，把许多房屋也烧了，今天又来赚哄城门。朝廷可不曾亏负了你，你这厮怎么干这种不仁不义的事情！我已经差人奏闻朝廷去了。早晚拿住了你，把你这厮碎尸万段。”秦明大叫：“公祖错了！秦明因为折了人马，又被这厮们捉上山去，刚才得脱；昨夜何曾来攻打城子？”知府喝斥说：“我怎么不认得你这厮的马匹、衣甲、军器、头盔！城上众人明明看见是你指挥红头子杀人放火，你怎么赖得过！——即便你战败了被擒，怎么五百个军人没一个逃回来报信的？你如今指望赚开城门取老小？告诉你，你的妻儿今天早上已经都杀了！你要是不信，给你首级看！”军士把秦明妻子的首级挑在枪上叫秦明看。秦明是个性急的人，看了浑家的首级，气破胸脯，分说不得，大叫冤屈。城上弩箭如雨点般射下来。秦明只得回避。看见遍野火焰，还未熄灭。

秦明回马在瓦砾场上奔走，恨不得去寻死。肚里寻思了半晌，【怎么寻思的？是想到自己的草包无能，还是想到花荣的狡诈善战？】纵马再回旧路。走不到十里路，见林子里转出一伙儿人马来。当先五匹马上，五个好汉，不是别人，正是宋江、花荣、燕顺、王英、郑天寿。随从一二百小喽啰。宋江在马上欠身说：“总管怎么不回青州？独自一骑，要往哪里去？”【一副假惺惺的样子，简直该杀！】秦明见问，怒气冲冲地说：“不知是哪个天不盖、地不载、该刚的贼，装做我的样子去攻打青州城，烧了百姓人家房屋，杀害许多良民，倒结果了我一家老小，闪得我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要是找到那人，直打碎这条狼牙棒才罢！”【是傻瓜也应该知道谁去青州城外杀人放火的。秦明如果真是“霹雳火”，当时就应该抡起狼牙棒来，打碎宋江的脑袋！】宋江就说：“总管息怒。小人有个见识，这里难说，【为什么不能在这里说？】且



请到山寨里告禀。”秦明只得随顺，再回清风山去。【肯随宋江回山寨，就已经有了想投降，也就是想活命的念头了。要不然，早和宋江拼命了。】

一路无话，【面对这样大事，怎么可能一路无话？】到了山亭前下马，众人一齐都进山寨内。小喽啰已经在聚义厅上安排了酒果肴馔。五个好汉邀请秦明上厅，让他中间坐定。五个好汉齐齐跪下。秦明连忙答礼，也跪在地上。宋江开口说：“总管莫怪。昨天想留总管在山，总管坚决不肯。是宋江定出这条计策来：找一个像总管模样的小卒，穿戴了总管的衣甲、头盔，骑着那马，横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指挥小喽啰杀人放火；燕顺、王矮虎，带领五十多人助战；装做总管要去家中取老小。这次杀人放火，是要绝了总管回青州的念头。今天我们众人特地请罪！”

秦明听见这样说，怒气攒心；想要和宋江等人厮并，却又寻思：一则被他们软困，又以礼相待；二则又怕斗不过他们。因此，只得咽下了这口气。【这样的气都咽得下去，还能叫做人吗？慕容知府杀了他一家老小，可能也包括他父母在内。即便没有父母，妻子儿女总都是死在宋江手下了。要知道，这可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哪！但凡有一点点人味儿，还有一点点血性的男人，都会“拼一个够本儿，杀两个赚一个”的。咦，秦明真不是人！】就说：“你们弟兄虽然是好意要留秦明，【逼迫人家做强盗，怎么会是好意？特别是宋江，口口声声要“忠于皇上”，劝武松的时候，也说要等朝廷招安。人家秦明好好儿的一个军官，你要把人家逼反了，然后将来再投降朝廷。你宋江有毛病啊？】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回答说：“不这样办，兄长怎肯死心塌地？【为了一个秦明死心塌地作强盗，却要以杀死几百上千青州城外的平民百姓作代价，这样的计策，也只有宋江这样黑良心的大坏蛋才想得出来，做得出来！】要是没了嫂夫人，宋江得知花知寨有个妹妹，很是贤惠。他情愿赔出，立办妆奁，给总管为妻室，好不好？”【刚刚杀了我老婆，又要娶仇人的妹妹做妻子。秦明如果不是白痴，能接受么？就是花荣的妹妹，如果有一点点头脑，听说是嫁给这样的白痴兼浑蛋，也应该拒绝呀！】

秦明见众人如此相敬相爱，【不是相爱而是“加害”。】方才放心归顺。【怎么能“放心”？和这样蛇蝎心肠的人共事，随时要防他再次加害。】众人让宋江居中坐了。秦明说：“好。”【秦明是真心拥护宋江坐第一把交椅么？】秦明、花荣，及三位好汉依次而坐，大吹太擂，一面饮酒，一面商议如何攻打清风寨一事。秦明说：“这事儿容易，不用众弟兄费心。黄信那人，一者原是我